

腳踏人字拖，提著水壺，街坊圍着木凳閒聊，社區關係就是如此一點一滴地建立。



重建社區關係 街坊保長 盧樂謙

香港故事館位於一級歷史建築灣仔藍屋的地舖，館外斜路放着椅子供街坊路過時休息。烈日當空，館外沒有街坊坐着，但有退休木匠龍師傅在教導年輕人製作木椅。從澳門移居香港的大學生為了館內舉辦的全民退休保障展覽來到，在看街坊製作、掛在牆上的展品。館長盧樂謙踢着涼鞋，與待會幫忙舉辦活動的工作人員打招呼。感覺很像電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，又很像消失了的油麻地榕樹頭風景。

撰文：黃世鴻 攝影：馮達釗 部分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美術：譚志仁



館內的展覽用品由街坊製作。

街坊溝通平台

訪問正值灣仔舊碼頭服務街坊的最後一日，本以為活躍於社區藝術創作的盧樂謙（阿謙）會到碼頭舉辦守護舊建築之類的活動或展覽，但實情是忙於下午舉辦、帶小朋友到灣仔市集賣畫的活動。「要有展覽早已舉辦了，不會等到最後一刻才有所行動。我不反對城市發展，因為無可避免，只是街坊沒有參與的機會，我覺得不合理。」

故事館有眾多活動，就算當日活動欠奉，亦會有街坊當值員負責與參觀者聊天。拿起合和二期項目的單張，當值的師奶，能夠由1980年代講到今天的灣仔該如何發展。「很多街坊對自己生活的社區很有見解，香港故事館是個平台，讓大家有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。有交流就可以建立社區網絡。」

社區隨意聚散

「社區網絡就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。」34歲的阿謙，成長於太古城，這個由居所與商場構成的生活空間，絕對不是鄰里關係緊密的社區。為何有這樣的覺醒？「我中五就



盧樂謙認為社區貴乎街坊之間互相交流意見，有所溝通。



館內椅子都會被命名，當中這三張小椅子以電影《囍妹仔》主角做名字。「有名就有生命，下雨時我們會問溫碧霞是否在館中。」對事物培養感情，是對社區有情的第一步。

讀白英奇，讀設計，要買金屬材料做作品，才發現太古城甚麼也沒有，惟有到附近的西灣河，甚至鯉魚涌才有五金舖。」

阿謙從此愛上舊區，愛上茶餐廳夥計會記得你喜歡喝甚麼的熟稔，愛上轉角突然有小販攤檔的驚喜。「整個社區不是organized（被管理）而成的，很organic（有機），互相喜歡的會聚在一起，不喜歡的會分開。」在這個擠迫的都市，

忘了自己其實有選擇權，接近喜歡的，避開不喜歡的，原始又合理。



木匠龍師傅退休後百無聊賴，現在重拾興趣，於香港故事館教導街坊製作木凳。

活動觀察社區

讀藝術出身的阿謙直截了當透過藝術作品訴說想法：寫詩、畫畫、做雕塑、做行為藝術。由阿謙領導的香港故事館亦有不少藝術活動，不過「藝術」適合一般街坊嗎？「藝術是一種表達的方法，我當然不會要求街坊做fine art。」用文字、簡單圖畫、印章，作為表達社區意見的載體，在館內放滿了街坊做的海報、單張，你走進館中可以自由擷取這些透過藝術製成的無聲言語。

除了設立平台，曾經效力本地足球會星島的阿謙，亦會舉行社區活動，引導街坊了解社區，同時建立鄰里關係，例如「社區運動會」。運動會已經在觀塘、深水埗各舉行了一次，下一場於灣仔舉行。「我們一班工作人員，會事先在社區的不同地方找空間去舉辦運動會，有時要就地取材設計運動項目。我們發現到原來那裏會有紙皮，那裏會有垃圾桶，可以用來做運動會的設施。到真正舉行運動會時，街坊就會發現他們從未留意到的人和事。」

激活想像空間

沿街舉辦運動會，有否被人投訴阻礙通道空間？「大多沒有問題，但有試過被人叫停。這也是溝通的一種，起碼他們知道有人在舉辦有關社區的活動。」在社區公共空間舉辦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活動，例如踢用紙揉成的「足球」，打羅漢果製成的「高爾夫球」，目的是引發街坊思考。「你住在一個地方太久，很多東西都習以為常。」這裏是老街坊的聊天地方，那裏是曬棉被的場地。「社區的公眾空間我都可以去改善，而且有無盡的可能性。」

舊區逐步重建，我們需要這個思維。可惜重建的步伐及路線都由市區重建局及一班專業人士推動，街坊有思維想法，可以向城規會提交意見之外，就惟有靠自發性的民間平台，諸如灣仔藍屋的香港故事館、油麻地活化廳等。阿謙的最大目標，是希望各個社區生活的人有聚集點，然後不同社區的聚集點再連結，成為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網絡，「有連結與夥伴，推動社區內互相關懷的概念，凝聚一起。」



油麻地區天橋底下本來用來阻絕露宿者的小石柱，成為比賽時用的「木人樁」。



阿謙舉辦的社區活動，對象範圍包括小朋友。帶小朋友到灣仔市集，建立新一代與社區的關係與感情。



油麻地舉行的「社區運動會」高爾夫球賽：高爾夫球是羅漢果，球場是行人路。



雕塑鐵鳥，由阿謙與被迫遷的鴿戶共同製作而成，成為觀塘重建前的標誌。



除了「社區運動會」，阿謙亦曾於重建前的觀塘舉辦「人民足球」，以鐵枝製作龍門，邀請街坊即場加入球賽，加強鄰里關係之餘，像為即將消失的觀塘舊區餞別。

解除溝通屏障

在香港，家庭成員關係都愈見疏離的時候，很難想像會有人像阿謙般，致力推動重建社區鄰里關係，「中學時家人覺得油麻地龍蛇混雜，但我常常去那裏，你會認識到那個跳茶舞的老伯、賣生果的阿姐，個個有血有肉。在這個由『人』構成的社區，我反而覺得十分安全。」相對我住了超過十年而未知對面住戶貴姓的情況，又真的安全得多。

不過在重建巨輪下要維持這個關係網十分艱難，觀塘就是個例子。所以加強舊社區的固有鄰社關係網尤其重要，但欠缺社區關係的地方，阿謙亦不會遺棄，「我會在太古城嘗試，不過未有一個合適的方法切入。簡單如放一張椅子吸引人坐下溝通已經有困難，未有人留意椅子，就被保安員移走。」城市管治是否只會令人際關係疏離？答案在於政府與人民的態度。

香港輕視社區

「在香港社區，你很難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舒適地坐下休息。鬧市中通常都要到連鎖咖啡店消費，你才可以找到舒適位置。但外國很不一樣，就以我剛到過的德國柏林為例，市內有片土地，市民會想想怎樣成為一個公共的休憩空間，會有建築師幫忙設計一個公園，每個人都可以受惠。」在香港由民間自發分享空間根本是天方夜譚。追本溯源，是輕視社區人際關係對建設緊密社會的重要性。

阿謙的館長身分，令他在街坊心中有個位置，差不多每位經過的街坊都會望入館內，見到阿謙就打招呼。我笑說阿謙是「保長」。「當然不是保長，保長有權有勢。我有時都會被街坊罵。」笑罵之間，力證阿謙成功融入街坊網絡。■